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48

門 口12
號 3276
卷 48

天津徐世昌

東壁學案

孔子曰多聞闕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劉子玄乃有疑古惑經諸篇東壁實事求是推闡發揮其義視子玄較純生乾嘉之世未與休歙諸賢相接循其軌轍殆殊塗同歸歟述東壁學案

崔先生述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人父元森字燦若號閻齋歲貢生精研儒書北方自孫夏峯宗姚江之學遠近信從閻齋獨恪遵紫陽尤服膺當湖陸清獻之書躬行以求心得先生乾隆壬午舉人選授福建羅源知縣武弁藉海盜邀功誣商船爲盜前後平

反凡數十人署上杭以闕稅贏餘充緝盜公費回任羅源革弊俗修文廟爲諸生講學於經學之廢興聖道之明晦古書之眞僞舊說之是非娓娓不倦未幾投劾歸卜居彰德閉門著述成書三十餘種曰考信錄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易卦圖說一卷五服異同彙考三卷無聞集四卷知非集三卷小草集五卷桑梓文獻志二卷水木本源志二卷大名水道考一卷大怪談一卷桑梓外志口卷涉世雜談一卷豉田賸筆二卷豉田雜錄二卷豉田瑣記二卷豉田贅語二卷見聞雜記四卷知味錄二卷其自序考信錄謂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而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於是歷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咸闕其謬而刪削之山陽汪文端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嘉慶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七

履和撰行略

考信錄提要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以後漢初諸儒傳經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

客託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覈考正以別其是非眞僞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爲紙檢閱較前爲易但魏晉之際俗尙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沈書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復生妄人僞造古文尙書經傳孔子家語以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者專己守殘沿訛踵謬習爲固然不之怪也雖間有一二有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稊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既多稽覈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誤者或爲文以辨之或爲書以正之或作傳注以發明之蓋至南宋而後六經之義大著

然經義之失眞已千餘年僞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尙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多摭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爲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爲膚末者而向來相沿之誤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言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爲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爾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親見也況千古以

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爲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撾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厤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爲己嘗親見之者余雖尚幼未見厤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嘗再食也惟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卽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爲然又數年見諸家厤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爲石余自幼卽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游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

日實無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爲戲耳此現有石可據有文可徵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安從而信之周道既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爲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厄言眞僞相淆繼是復有讖緯之術其說益陋而劉歆鄭康成咸用之以說經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紀通鑑綱目前編等書出益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愼如是況於傳注又

況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車徧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尚無大失也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唐衞退之餌金石藥而死故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謂韓退之作李于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也而近世類書以爲許渾韓魏公在揚州與客賞金帶圍王珪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爲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顏闔之事載爲顏淵闕我所爲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尚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者爲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恆所殺者爲宰予雖聒而與之語終不見聽必曰古書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者然則唐虞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爲乙終古不白者豈可勝道哉故堯之臣多矣乃見重黎遂以爲必羲和也紂之臣亦多矣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爲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爲必伊尹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彷彿近似者遂以爲必此

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珪之事移之會也甚至南宮載寶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復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衞退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爲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難爲眇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昭烈帝臨終託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詐僞而後世論者謂昭烈故爲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爲袁本初劉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思固如是故料古之人亦必如是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己囊以成之議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己以利人也損己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猶他人事也余之在閩也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鄉之人隔數千餘里終不知也歸里之後人咸以爲攜有重貲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

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醇粹無可議至以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爲實也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爲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爲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復考其所本遂信以爲眞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痞容無洵涕無招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牀大哭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無是事有是語而遽衍之爲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云婛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監門之女嬰憂衛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言若眞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韓嬰竟采之以入詩外傳劉向采之以入列女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竟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況乎戰國游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眞以爲三代之事也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託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解
遂妄爲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羲仲和仲爲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御後世失其
說遂誤以爲御車之御謂羲和爲日御車故離騷云吾令羲和
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御日爲浴日
者故山海經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
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
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云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云親結其褵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何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爲娥而誤
以爲婦人又誤以占爲占居之意遂謂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
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皆信爲實要已誣古
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間見於
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誤但沿述於諸
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
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流傳日久往
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
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
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註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
但以爲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具洛書
出於春秋緯黃帝作咸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
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即禘爲祭其始祖所自
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代之祖出於天

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禘爲祭天而謂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鉤命決也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呼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爲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爲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識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識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爲之解也已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其失者必攘臂而爭之此無他但徇其名而實未嘗多觀秦漢之書故妄爲是言耳劉知幾史通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其記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荆昭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覩晉靈作臺累碁申誡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

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特世未有如知幾者肯詳考而精辨之耳顧吾猶有異者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漢僅數百年而其舛誤乖刺已累累若此況文武之代去西漢千有餘年唐虞之際去西漢二千有餘年卽去戰國亦二千年則其舛誤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數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無左傳一書證其是非耳豈得遂信以爲實乎故今爲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爲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爲實錄亦推廣史通之意也

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之多誤也卽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不少洪景盧容齋隨筆云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其一云姚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綫得第三女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敗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信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叢談所載張杜范趙歐陽司馬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處日月而糾駁之然則雖近代之書述前數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盡信者況於戰國秦漢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誤固當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編年之史不存

於今無從一一證其舛誤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經傳確有明文顯然可徵者如穆契之任官皆在嚳崩之後百十餘年而世乃以爲嚳之子堯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長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爲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踐阼公山弗擾之畔孔子方爲司寇聽國政佛肸之畔孔子卒已數年而世以爲孔子往應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異於開寶遺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盧復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門之事而與之上下今古也

自宋以前士之讀書者多故所貴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盧然也至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爲具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贋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爲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韜三略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鶡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爲淵博若六經爲藜藿而此書爲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係實事而遞傳遞久以致誤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間隔此特漢人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云自

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劉夢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
骨驚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尋無踪皆以淵明所言者爲神仙雖
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誤則一也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
正韓劉之誤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冤始白向使淵
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
謂桃源眞神仙所居不則以爲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
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
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
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村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
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爲昭君嫁時之所彈矣
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證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若使此
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羣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
必皆以爲實誰復知其爲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
也自漢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號爲詩史說者謂其
無一字無來歷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
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爲定案惟宋朱子
間糾駁其一二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云
然者然則韓杜之詩豈皆無據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既無
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爲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
勝道哉故余爲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爲考其原本辨其
是非非敢詆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眞而致誤者一八
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
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此傳聞異

詞之故也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此記憶失眞之故也此其誤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爲其書累顧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誤必曲爲彌縫使之兩全遂致大誤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貢詳之矣而周官有幽幷而無徐梁誤也必曲爲之說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異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誤也必曲爲之說曰記商制也此非大誤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姒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長婦稚婦皆相呼以姒也衞莊公娶於陳曰厲嬀其娣戴嬀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已其娣聲已是姊隨姊嫁者稱娣也而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爲娣稚婦謂長婦爲姒誤矣必曲爲之說曰長婦稚婦據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別也此非大誤乎鄭氏之注禮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爲周禮一爲殷禮不則以一爲士禮一爲大夫禮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誤欲使兩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誤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堯時羿射百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其名也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以爲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也凡茲之誤皆顯然易見者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而東周以前世遠書缺其誤尤多故今爲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爲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爲古人之書增其誤也

兩事誤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誤傳誤者甚多不得盡指以爲實也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致大謬於事理者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信如所言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而序稱十有一年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範其年不符說者不得已乃爲說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稱元年爲十年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殯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而傳采夏正之文以爲卒於十月乙亥則卒於殯遂隔六十七日說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會之以爲尸蟲出於戶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爲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猶皆前人之誤之有以啟之也若乃經傳本無疑義而註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鑿以蘄其說之通者亦復不少如堯典之四岳注者誤以爲四人因與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皐陶爲申命以治水明農爲在堯世矣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誤以爲本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爲觀兵以序之度孟津爲有月日而無年矣凡茲之誤其類甚多展轉相因誤於何底姑舉數端以見其概乃學者但見其說如是不知其所由誤遂謂其事固然而不敢少異良可歎也故今爲考信錄悉本經文以證其失幷爲抉其誤之所由庶學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經傳之文不至於終晦也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夫聖人豈不樂於人之盡知然其勢必不能强不知以爲知則必弃其所知者而淪之是故無所不知者非眞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遠矣言語不同名物各異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之不失眞韓文考異閻杭蜀本互有異同石本亦有舛誤宋祁所藏杜詩與行世本迥異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以爲不知夫亦何病而學者必欲爲之說以通之此古書之所以晦也偶閱雲谷雜記記蘇子瞻集二事其事雖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過虔州有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是也注者乃云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頭之爲虔固其學之不廣然天下之書豈能盡見缺之未爲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屬之顧愷之則其失何啻千里彼漢人之說經有確據者幾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則其類此者蓋亦不少矣特古書散軼無可證其誤耳烏在其可盡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記韓定辭事見於北夢瑣言以瑣言較蘇集則蘇集誤以幕客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夫以宋人讀宋人之書時代甚近宜無誤也然其誤尙如此況二千年以前之書又無他書可較者乎故今爲考信錄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盍闕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磁州故產磁器有孫某者仿古哥定汝諸窯之式造之既成擇其佳者埋地中踰兩年取出市於京師保定諸貴人家見者莫不以爲眞也由此獲利十倍州中醫煙草者楊氏最著名價視

他肆昂甚貿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給則取他肆之物印以楊氏之號而畀之人咸以爲美雖出重價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貴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實者也鄭康成東漢名儒也所註雖不盡是然亦未嘗盡非而王肅攻之以求勝然而公道難奪卒不可勝於是其徒雜取傳記諸子之文僞撰古文尚書孔子家語以欺世人而伸肅說至於隋唐之際復遇劉焯孔穎達者不學無識妄爲表章由是鄭學遂微鄭書遂亡後之學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其貴重猶金玉也僞作者豈能襲取其萬一乃世之學者聞其爲經輒不敢復議名之爲聖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卽有一二疑之者亦不過曲爲之說而已是貴人之買磁器而市賈之販煙草也司馬遷漢武帝時人也而今史記往往述元成時事劉向西漢人也而今列女傳有東漢人在焉謂此二子者有前知之術乎抑亦其書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紀李德裕之客所爲也而嫁名牛僧孺碧雲騢小人毀君子者之所爲也而嫁名梅堯臣然則天下之以僞亂眞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爲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是爲其師書則尊信之非其師書則詆諆之而不復問其是與非矣是故辨異端於戰國之時最易爲其別名爲楊墨也辨異端於兩漢之世較難而人亦或不信爲其雜入於傳記也辨異端於唐宋以後最難而人斷斷乎不之信爲其僞託之聖言也故余謂讀經不必以經之故浮尊之而但當求聖人之意果知聖人之文之高且美則僞者自不能亂眞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自明以來儒者多闢象山陽明以爲陽儒陰釋而罕有辨尙書家語之僞者然吾謂象山陽明不過其自爲說之偏而聖人之經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見決事然於朝廷無加損也若僞撰經傳則聖人之言行悉爲所誣而不能白譬如權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爲所潛移默轉而不之覺其所關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其後有人訟之始知其僞陳師道言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所僞撰蓋逸嘗以草示蘇明允云然則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眞僞然後聖人之眞可得豈可盡信以爲實乎然亦非但有心僞造者之能惑世也蓋有莫知誰何之書而妄推奉之以爲古之聖賢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書者莊周戰國初年人也而其書稱陳成子有齊十二代孔叢子世以爲孔鮒所作也而其中載孔臧以後數世之事然則其言之不出於莊周孔鮒明甚古書之如是者豈可勝道特世人輕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嘗謂自漢以後諸儒功之大者朱子以外無過趙岐過之大者無過漢張禹隋二劉唐孔穎達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删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書精一純粹不爲邪說所亂實大有功於聖人之經禹采齊論章句雜入於魯論中學者爭誦張文遂乘漢初所傳舊本焯炫等得江左之僞尙書喜其新奇驟爲崇奉穎達等復從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爲異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數百年雖有聰明俊偉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異詞者皆此數人之惑之也

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斂之法恐人之議己也乃尊
周官爲周公所作以附會之卒致蔡京紹述靖康亡國之禍而
周公亦受誣於百世象山陽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輕
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昔人有言曰買菜乎求益乎言固貴精不貴多也韓昌黎文集
李漢所訂也其序自稱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此外更無他文甚
明而好事者復別訂有外集此何爲者邪陳振孫書錄解題云
朱侍講校訂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獨用方
本益大顛三書但欲明世閒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尤
也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案
外鈔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
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謬如

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
可見此書妄也由是言之吾輩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舊無
負於古人可矣不必求勝於古人也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不爲
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況於其全學者果欲躬行以期
至於聖人誦此亦已足矣乃學者猶以爲未足而參以晉人僞
撰之家語尚恨家語所采之不廣也復別采異端小說之言爲
孔子集語及論語外篇以益之不問其眞與贋而但以多爲貴
嗟乎是豈非買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閩時嘗閱一人文集皆其
所自訂者其序有云異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稱吾外集者吾死
而有知必爲厲鬼以擊之嗚呼爲人訂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
者痛心切齒而爲是言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故今爲考信錄竊
缺毋濫即無所害亦僅列之備覽竊使古人有遺美而不肯使

古人受誣於後世其庶幾不爲厲鬼所擊也已

經傳之文亦往往有過其實者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孟子固嘗言之至閟宮之荆舒是懲莫我敢承不情之譽更無論矣戰國之時此風尤盛若涪于髡莊周張儀蘇秦之屬虛詞飾說尺水丈波蓋有不可以勝言者卽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廩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之者遞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游田而以爲其固方七十里管叔監殷乃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爲實事也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既流俗傳爲如此遂率筆記爲如此正如蔡氏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爲益從未稱爲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信以爲實哉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曲臺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復不少大小兩戴迭加刪削然尙多未盡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爲訓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爲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傳以己意者乃鄭康成亦信而註之

因而學者羣焉奉之與古禮經號爲三禮魏晉以後遂並列於學官迨唐復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並重尤可異者孔氏穎達作正義竟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傳之禮經反不得與焉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本末顚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爲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躋於論孟號爲四書其後學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愼也夫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註大抵多沿前人舊說其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己說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亶父句趙註以爲太王之名朱註亦云亶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亶父句毛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云亶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舊說顯然可見豳風鴟鴞篇傳采僞孔傳之說以居東爲東征遂以此詩爲作於東征之後及後與蔡九峯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嘗執一成之見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誤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拘謹者則又尊朱太過動曰朱子安得有誤而不知朱子未嘗自以爲必無誤也卽朱子所自爲說亦間有一二誤者衞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嘗逮事文公矣而論語甯武子章註云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誤矣蓋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爲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餘卷則其沿前人之誤而未及正者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致誤者亦勢也所

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之處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爲朱子諱其誤也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愼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鑑捷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也管仲之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歷詆鮑叔牙賓須無之爲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薦賢也禘之禮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穀梁三子者不

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未三年而吉祭爲譏而趙氏獨以禘爲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也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妤有團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自莊列管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自三國隋唐東西漢晉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無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采桑娘謂七言詩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詩識者已

駁其僞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數百年而託始於春秋嗟夫嗟夫
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適村中富人將以明
日懸扁於門乃約於次日同至其門讀扁上字以驗之然皆自
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幷刺得其旁小字暨至
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
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
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扁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
者何也嗟乎數尺之扁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
之聞人言爲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爲大誤也史記樂毅傳
云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惟獨莒卽墨未服是毅自燕
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惟
此兩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無足異者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
七十餘城之後輟兵五年不攻欲以仁義服之以此爲毅之賢
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輟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
盡棄以此爲毅之罪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
未嘗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餘城之後恃勝而驕是以頓兵
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
事也是何異門上並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
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
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
實爲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
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隨時俗爲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

成數莖髮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締交蓋時之所尚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倣精勞神而不辭也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爲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禪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爲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讀書爲人而已亦誰肯倣精勞神矻矻窮年爲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語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爲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嘗無究心於古者也吾嘗觀洪景盧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餘論未嘗不歎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蘭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爲眞本孰爲贋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別其眞贋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不容盡廢者與

補上古考信錄

唐虞以前初未嘗有繼世爲天子之事也有聖人者出則天下尊之爲帝聖人者沒則已耳其子孫皆不嗣爲帝也又有聖人者出然後天下又尊之無所爲繼亦無所爲禪也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殷而後有繼故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如之何其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也齊桓之霸也僅一世而晉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繼霸而遂謂其前之亦繼霸也晉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閒有父子皆爲卿者而初不襲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厲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會老而子

變繼之而卿遂爲世及魯鄭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繼卿而遂謂其初之亦繼卿也夫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矣

唐虞考信録

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繼爲天子者黃帝之子不繼顓頊之子不繼摯非賢聖也何以獨繼嚳而帝傳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是摯本少皞氏之名或者後世傳訛而以爲在嚳之後因疑爲嚳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堯與稷契非嚳之子即摯之繼嚳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記之文論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執中而獲天下然則高辛亦賢聖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堯之聖獨取一庶而不善之摯立之以致爲諸侯所廢尚得爲聰明執中乎曰然則堯何以得天下曰經固嘗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經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堯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歸之而堯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別之柳子所謂智而明者所伏必衆故近者聚而爲羣是也經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堯能推其德以漸於異姓而異姓之長亦各率其九族歸之而堯始建國也邦同故以姓別之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列是也經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無不各率其百姓歸之而堯始爲海内生民主也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然後天下會於一是也蓋古之天下原無父子相傳之事故孰爲有德則人皆歸之雖有一二敗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義嚮風者爲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盡藉於

先業也若堯不藉父兄之業卽不能有天下則羲農黃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堯之天下果傳之於父兄則堯當世守之丹朱雖不肖廢而他立可也舜雖大聖相堯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堯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堯哉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非獨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卽令其賢而能治燕而世傳之業亦非子噲之所得專父兄之天下堯安得而專之哉

自秦漢以來世之論者皆謂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故世所傳東晉古文尚書大禹謨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堯以天下與舜誠有之矣若舜以天下與禹以經考之則殊不然堯之禪舜也經書之詳矣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堯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與人矣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是堯舉舜之意卽欲以天下與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堯既試舜欲與以天下舜讓不肯受而堯乃使之攝政也自舜卽位以後但記其詢岳咨牧命官考績而禪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則舜未嘗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堯之授舜也言之詳詞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終舜之身略之而不記乎典者所以記事也謨者所以載言也典猶春秋也事無大小必書謨猶訓誥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爲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載之於篇中也故堯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無不書者皐陶謨則但載皐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

事皆不列焉舜果嘗授禹以天下其事當載於典不當載於謨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謨反有之然則是僞撰尚書者習於世俗所傳舜禪於禹之言而采摘傳記諸子之文以補之耳烏足爲據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將胥天下而遷之焉又曰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獨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於舜之得人乃以禹皐陶並稱則舜禹之事與堯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蓋自舜崩之後天下諸侯皆歸於禹皐陶稷契皆讓於禹禹辭之不獲而遂受其朝覲治其訟獄耳故禹終身不稱帝而稱王何者二帝之德難以爲繼禹謙不敢遂陟帝位與堯舜齊但以天下無主姑稱王以鎮撫之所謂天下歸往謂之王也不然堯以帝位授舜而舜帝

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獨不帝而王也哉曰堯既以天下授舜矣舜何爲不以天下授禹然則舜之聖將不逮堯乎且舜既不授禹將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奪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從一人也惟堯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禮樂亦未興已不能終其事故舉舜而授之使代已治天下若舜之世則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禮樂固已興矣初無所待於人之終其事也身沒之後聽天下之自歸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挾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蓋堯之禪舜乃創千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爲一書而統名曰堯典明乎兩帝之猶一代也不可以此爲例而謂有一天子必復傳之一天子也晉羊祜欲伐吳未及而卒薦杜預以

自代預既克吳不聞薦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畢而自擇代者臣之忠也事已畢而聽君之擇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擇夫代者是臣侵君權也夫堯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堯之使舜攝政也在位七十二載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堯以身後之事屬之若禹之年則與舜相近舜沒後甫十年而禹沒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沒而預以身後之事屬之也哉

夏考信錄

世之論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韓子對禹問云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又云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又云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余按韓子之說以後世之時勢論之則當矣遂以此爲古聖人之心事則非也經傳之文多以堯舜並稱而禹常與皐陶稷契同舉書合堯舜事爲一典而禹與皐陶皆有謨禹之德未必遂與堯舜齊也益與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澤奏鮮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遠下於禹也然則益之視禹恐亦當如禹之視舜今因堯舜禹之相繼爲天子而益不得與遂謂禹爲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毋乃以成敗立論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皐陶益亦稷契倫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己爲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慮其爭則尤不可傳子何者唐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獨欲傳之子天下必有議其私者矣不見吳光之弒僚乎故傳子之不爭論謁則

可若至夷末兄終弟及已三世矣傳弟則不爭而傳子則必爭此理甚易見也禹安得以傳子爲憂後世也哉若慮益再傳而致爭則啟之再傳亦何嘗不爭也羿澆之禍民生塗炭王嗣流離使益再傳而得賢者或未必遂至是卽不然亦不過如是止耳安見傳賢之不若傳子乎曰然則禹何以傳之啟抑禹傳之益而啟奪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固未嘗傳之啟亦未嘗傳之益也蓋自唐虞以前天下諸侯皆自擇有德之人而歸之天子不能以天下傳之一人也不惟無傳子者亦併無傳賢者獨堯以天下多難故讓位於舜而使治之非堯慮身後之爭天下而傳之舜以絕覬覦也堯之初意原非傳舜故舜亦未嘗以傳禹禹之不傳人何怪焉故舜以禹爲相舜之事畢矣禹以益爲相禹之事亦畢矣禹崩之後天下之歸於益與歸於啟禹不得過而問之也天下不歸於啟而別歸於有德之諸侯禹亦不得過而問之也何者上古之天子原無以天下傳之人之事也自羲農黃帝以來皆若是而已矣若謂禹必傳之一人然後爲憂後世則包羲黃帝顓頊豈皆不憂後世者乎後人但見商周以來天子世世相繼遂以之例虞夏而以爲天子之後必當更以天下授之一人不傳於賢則傳於子以啟之繼禹而王也故遂以爲禹傳之啟於是乎有德衰之譏則不以爲禹傳之益而啟奪之於是乎有殺益之謗不則又以爲禹陽傳之益而陰傳之啟於是乎有以啟人爲吏之誣卽能尊信聖人如韓子者亦但以爲憂後世之爭故傳之啟而已其說雖不同而其失聖人之眞則一也且啟繼禹而王亦僅一世止耳太康失國相居帝邱夏已降同於諸侯

矣有過之難厥祀遂殄適會羿浞淫暴民不歸心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眾是以天下復歸於夏藉令少康僅屬中材或雖有茂德而先有聖人者出滅羿寘以安天下則少康不得復中興矣是故少康之興禹之所不料也禹何嘗有家天下之心哉又幸而杼能帥禹天下歸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閒干天位者皆以惡終爲天下笑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雖庸主撫之而諸侯皆懲於羿寒而不敢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也非禹也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但禹無家天下之心縱使有之而唐虞禪讓之天下禹亦安能獨取而羿之於子孫至四百餘年也哉及至有商繼世而王已有成迹而又適有伊尹之輔政太甲之自艾故復循夏故轍其後甫衰而卽有賢聖之君出而振之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餘年至周遂爲一定之例而不可變然則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啟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賢聖六七君與禹初無涉也故凡論唐虞三代之事者惟孟子得其梗概蓋孟子之智足以知聖人而又幸生秦火以前古文未盡散失得以考而知之固非後人所當輕議也韓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以爲禹傳之啟又以聖人不私其子復爲前定不爭之說以曲全之過矣嗟乎孟子亞聖也韓子大儒也孟子之言猶不能取信於韓子況以余之愚陋乃獨排世儒之論而推闡孟子之說其亦可謂不量力矣

商考信錄

史記夏本紀云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乃作德諸侯皆

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儒林傳載黃生與轅固生爭論湯武事云桀紂雖失道君也湯武雖聖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過反因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由是後之儒者皆以征誅爲湯武病余按爲是說者皆誤以湯爲桀之臣故爾而其實不然湯誓曰今爾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桀固無如湯何也使桀果嘗囚湯商民安得曰夏罪其如台乎湯誓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諸侯也使桀猶爲天下共主則當云割萬方豈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湯誓曰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湯之伐桀民亦有竊議之者也使桀與湯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義責之而反但言舍穡之細事乎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旅是湯未伐桀時已受諸侯之朝覲矣若湯果臣於桀安得曼然受之以桀之暴雖無罪猶囚之況受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湯未伐桀時已滅數大國矣若桀果爲天下共主湯安得擅滅之桀既力能囚湯豈有聽其坐大而不問乃束手以待其伐己者乎由詩書之言觀之則湯與桀之事固不如世所傳云云也蓋三代封建之制與後世郡縣之法異而夏當家天下之始其事又與商周不同昔者禹有聖德天下歸之啟能繼禹之道則又歸之禹初未嘗傳之子也大康既失德則民之視之猶虞夏之視朱均耳羿浞迭起后相違逃天下之無主已數世矣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眾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當是時人以繼爲適然非以繼爲必然也孔甲既衰諸侯復叛韋顧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國然但一二小弱諸侯畏其威力耳

是以湯之受球受共伐韋伐顧安然而無所疑桀亦聽之而不復怪何者諸侯本不臣屬於桀也桀安能召湯而囚之夏臺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繼堯禹繼舜人以爲固然也適會禹有賢子閒兩世而又得少康后杼之孫天下附於夏者數世由是遂以傳子爲常猶齊之伯僅一世而晉之伯遂至於數世也然一姓之子孫必不能歷千百世而皆賢不賢則民受其殃必更歸於有德而後民安而既已傳子又必不能復傳之賢則其勢必出於征誅而後可故揖讓之不能不變而爲征誅者天也聖人之所不能違也雖堯舜當之亦若是而已矣聖人之道猶水也清而不污柔而能受潤物而使遂其生者水之德也紂徐榮洄一瀉千里者水所遭之勢也水非有心於紂徐榮洄與一瀉千里也水不能違地故也以一瀉千里之水爲有異於紂徐榮洄之水而優劣之者誣水者也以征誅之聖人爲有異於揖讓之聖人而優劣之者誣聖人者也自戰國以後楊墨並起而楊氏之言尤橫常非堯舜薄湯武毀孔子以自張大其說一變而託於黃老再變而流爲名法是以史記自敘六術之中有墨而無楊何者黃老名法即楊氏也習黃老者務以清靜無事爲貴故以堯舜爲擾民以湯武爲弒君習名法者務以苛刻慘忍先發制人爲强故謂啟嘗殺益大甲嘗殺伊尹以保其國桀嘗釋湯於夏臺紂嘗釋文王於羑里而卒亡其身其意惟欲人主之果於殺戮耳豈顧其事之虛實哉司馬談受道論於黃公兼通名法之學遷踵之而成書故其中多載異端之說然觀轅固生之與黃生爭論則漢初儒者猶不惑於楊墨但以景帝言諱伐放之事是以後此學者莫敢昌言明湯

武之受命耳逮至魏晉以後孤媚相仍遂公然借禪讓之僞訾
征誅之眞而曲學阿世之徒從而和之相沿既久習爲固然雖
儒者亦不敢駁其謬反若爲不刊之論者然良可嘆也曰然則
齊宣何以謂之臣弒其君也曰齊宣之問亦爲楊氏邪說所誤
春秋傳中賢士大夫曾有一人之爲是言者乎然其所謂君臣
云者亦但就天子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爲食其祿而治其事
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弒君
也正謂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謂之共主非謂湯武
親立桀紂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謂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
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義斷之而未暇詳申其說耳後儒惑於
異端先入之言不察其實遂疑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誤矣嗟夫
世之陋儒斥楊墨爲異端而薄湯武以爲虧君臣之義不知湯

武之弒君其說乃出於楊朱而孔孟無是言也此無他不學而
已矣

豐鎬考信錄

蘇氏云孔子蓋罪湯武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
不足於湯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
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
而殺之可乎由是世之論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爲
非是余獨以爲不然聖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得不伐紂
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
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
紂賢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

賢臣已盡而紂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爲武王者安能晏然聽其駢首而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併西方則崇爲大東方則奄爲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適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爲聖人之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卽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則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王與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誅與不征誅也如以其迹斷之是以追蠡而論樂耳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且論語者後人之所記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尙多今也據孔子之贊舜禹而遂誣孔子之罪湯武則孔子嘗稱稷卽可謂之罪契嘗稱周公卽可謂之罪召公矣欲誣聖人亦何患於無辭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嘗斥湯武也則曲爲之說曰孔子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蘇氏不復能曲爲說則直曰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而已孔子旣未嘗言孟子之言又不可爲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尤爲紕繆何者武王之伐紂不過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紂之死是以伐之非貪其地而滅之也若殷別立賢君武王又

何必强之事已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詳蘇氏之計畫皆曹操司馬懿狐媚竊國者之所爲蓋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進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膽之楚越也至謂紂見殺於武王則亦承史記之謬耳武王豈有是事也哉張子厚云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爲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絕豈在一日況君臣之分猶天澤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貞而奉之矣今日稱干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史記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縱果諸侯自來要亦聞武王之伐商而會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則諸侯早會遲至則遲會如之何其可以一

日之間爲天命去留之界也蓋殷天命之去當在文王之世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詩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謂之至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謂之跋扈乎蓋凡論周事者皆爲史記所誤而以文王之爲西伯專征伐爲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來聖賢之君不作諸侯固以漸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間乃商政所不及及其寖昌寖大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嘗一日臣於商矣況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萬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國則是紂之號令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故凡眞古書之

文未有謂桀紂之令行於天下者惟僞書乃往往有之如湯誓及此篇皆馬鄭相傳之眞古文尚書也則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姦宄於商邑而已而僞古文尚書之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矣泰誓則曰殘害於爾萬姓曰毒痛四海矣何者僞書撰於東晉以後彼固以漢晉之事例之也學者苟能分別觀之則不但古聖人之眞可識而古書之眞僞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而但爲名號正朔所存苟非大無道則聖人亦不忍輕黜之苟其大無道則聖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豈有二道也哉是故論文武者但當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與不伐商果君臣也則雖以曹操之不篡漢而罪與不無殊果非君臣也則雖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惜乎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楊墨者則以湯武爲罪人尊聖人者亦但以天命爲解釋六經之晦聖人之受誣也久矣

讀風偶識自序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傅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强爲之說而實

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眞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晏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尙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尙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尙多依違於其舊

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余之爲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

附錄

先生嘗謂大抵宋儒之說沿於漢晉諸儒者十之九然沿於他人者猶少而沿於劉歆王肅者頗多是誠不可解也今世之士醇謹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漢儒以與宋儒角此不過因幼時讀宋儒注日久故厭常喜新耳其實宋儒之說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漢儒安得盡是理但論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漢宋之見也豐鎬考信別錄

先生嘗教陳介存曰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所於必違唯其適如乎經而已考信附錄

陳介存致先生書曰大著辨古書之眞僞析羣言之是非期於尊經明道無所淆亂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謂敵愾禦侮之師雖以和之下愚亦使之昭然發蒙略辨黑白生平謁見所及一人而已同上

陳介存曰先生服官六年未得大有所展布羅源上杭之治不知與陸清獻嘉定靈壽何如要之清風惠澤視古儒吏無愧至其辨僞書正謬說以明古帝王聖賢之道者雖有時與前人舊

解若方鑿圓枘之不可入而證以詩書之文孔孟之論則泯然爲一而無復離合之迹眞不朽之業天壤閒不可少之書也行略

東壁家學

崔先生邁

崔邁字德皋號蓉巖東壁弟幼穎慧年十二與兄同補諸生乾隆壬午復同舉於鄉性喜博覽有異書未見如貧刺於背必求得之然後已好考究名人事蹟必辨其終始同異爲詞賦擬上林七發諸篇繽紛陸離讀者幾不能句仿柳耆卿小詞名其稟曰步柳集著有魏墟雜誌四卷魏郡瑣談二卷詡巷筆談一卷自訂其詩曰寸心知集二卷詞曰夢窗囈語一卷文集一卷又有大名文存四冊大名詩存三冊尚友堂說詩一卷魏郡叢談金石遺文記略雜記三種未成書而卒參考信附錄

詡巷筆談

戰國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謨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數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等語皆想像郭廓通套語與苗頑弗即工及呂刑所言皆不類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蓋倣文王伐崇因墨而降之事而此獨覺迂濶可笑堯典云竄三苗於三危呂刑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竄有不能已者也

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爲可疑蓋古文不足信而書序亦未敢以爲然也堯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廢厥職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堯典乃命羲和欽

若昊天蓋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國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洲淫之義和必在國都者在國都何用以六師征之乎胤征巧爲之辭曰酒荒於厥邑卽在其采邑而未嘗據地拒命則亦無事於張皇六師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廢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興師動衆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國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出於王命也可疑四也書序無仲康字不著其時史記謂當帝中康時唐志以爲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經世書以爲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時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爲據也可疑五也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謂以經考之義和盡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今經中亦全不見此意則亦工於猜度者耳說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異此時仲康不知實在何地在安邑則號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則羲和黨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陳氏大猷曲說羲和所以當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也此說亦殊憒憒卽果如所言羲和之罪過於葛伯而湯於葛爲敵國仲康於羲和爲天子其理勢同乎否乎且謂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者書序之陋也觀孟子所言湯非以不祀征葛也爲其殺童子而征之也陳氏未讀孟子不足與辨也

桀紂暴虐止行於畿內耳四方諸侯之國彼不能暴虐也故湯誓數桀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而湯

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數紂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而僞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僞泰誓則曰毒痡四海此皆作者疎妄而不顧其理之所安也

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際難爲言矣當時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勢必有其懇摯而婉篤者今皆不可得見作書者以其難於措辭故但爲膚廓通套之語於當日情勢無一語及之譬若扶牆而行不敢少動惟恐其有破綻以貽後世口實此正可見作者伎倆而後世乃猶以爲眞聖人之言也試使後世能文之士代爲此篇其揣情度勢亦必有可以感動人心而慰安殷之遺民者寥寥數語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東壁弟子

陳先生履和

陳履和字介存號海樓石屏州人乾隆庚子舉人浙江東陽知縣先生嗜學好古爲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誤壬子在京師於逆旅中見東壁觀所著書數種即請以師事先後盡刻其書著有遺經樓文稿

東壁交游

孔先生廣森別爲顨軒學案

武先生億別爲授堂學案

清儒學案卷九十七終

清儒學案卷九十八

天津徐世昌

南江學案

南江之學貫通甲乙盧牟撰著都成一家之言雖叢殘掌錄亦必義密語詳多可啟發章實齋氏謂其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守約以經訓行世而不知其長乃在史以漢詁推尊而不知宗主乃在宋學足盡之矣述南江學案

邵先生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二雲餘姚人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乾隆辛卯進士歸班候選會四庫館開與周書昌戴東原等五人同徵入館編纂改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左中允洊升侍講學士先生左目眚清嬴善讀書博聞强識四

部七錄靡不研究生浙東習聞蕺山南雷諸緒論故尤長於史
在四庫館時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得
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
鑑長編諸史及宋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卷數書成
呈御覽館臣請倣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官詔
從之並聖製七言八韻詩題其首由是薛史復傳人間又著爾
雅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承學之士多舍
邢昺從之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舊五代史考
異皇朝大臣諡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詩文鈔南
江札記江氏國朝漢學師承記言先生著孟子正義穀梁述義
二書札記卷一穀梁卷三孟子皆旁引眾義不下己意類焦里
堂長編當爲二書稾草餘則標舉異同閒錄平說札記本文也

其書斠量文字罅補傳注往往廬陬眾說存而不議蓋因時比
次未嘗編刪惟謂魯避周禮郊雩用辛天地降神圜丘方澤燔
柴泰壇是主覲禮援據經史辰原竟委與夫昊天五帝后土北
郊推本鄭義解散支與說禮之家莫能先也先生至性過人事
親喪葬盡禮篤於故舊久要不忘素狷介毅然不屈於要人齟
齬不恤也嘉慶元年卒年五十有四生前與章實齋氏以所蘊
蓄者相知歿後實齋哀之曰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
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
然豈不重可惜哉參史傳　阮元撰傳　錢大昕
爾雅正義序　撰墓誌銘　章學誠撰別傳

上古結繩爲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由
是成命百物序三辰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訓詁日滋元

聖周公始作爾雅以觀政辯言周室既衰羣言滋亂折衷至聖
六藝以彰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三篇其爲
書也重辭累言而意恉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成宮室器用
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草木蟲魚鳥獸之散殊或
因事以爲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覩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
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六藝聚類同條雜而不越敷繹聖訓則
天地萬物之情著矣揚於王廷則宣教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
始萌芽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並立其業益顯通才達儒依
於爾雅傳釋典藝沈潛乎訓詁洞徹其指歸故用日少而畜德
多三十而五經立矣魏晉以降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爲鑿空憑
臆違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廢墜唯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
學擇揮羣藝博綜舊聞爲爾雅作注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
滯旁采謠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藪澤則測其
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辯其名實詞約而
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注未能或先之也爲之疏者
舊有孫炎高璉二家今皆不傳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
正義掩爲己說間采尚書禮記正義復多闕略南宋人已不滿
其書後取列諸經之疏聊取備數而已晉涵少蒙義方獲受雅
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之鎔鍵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
不免譌舛郭注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寖晦爰據唐石經暨
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義繹
其義蘊彰其隱賾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
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注遺文佚句散
見羣籍梁有沈旋集注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注徵引所

及僅存數語或與郭注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無妨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俟辯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郭注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注書注以及諸經舊說會稡羣書尚存梗概取證雅訓辭意瞭然其迹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氏多引詩文爲證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遐稽約取用與郭注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寔有端緒六藝之文會無隔閡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轉文字日孳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因致古義漸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識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傅今就灼知副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爲徵不敢爲億必之說猶郭氏志也惟是受性顓愚識限方域麤事編輯固陋是虞維時盛治右文翊經惇學祕簡鴻章彙昭壁府幸得以管闚錐指之學觀書石室聞見所資時有增益歲在旃蒙協洽始具簡編舟車南北恆用自隨意有省會仍多點竄十載於茲未敢自信而中年意思零落性多遺忘耳目所接時或失焉抱殘守獨凜凜乎以不克聞過爲懼勉出所業就正當世俊哲洪秀偉彥之倫即其兩端匡厥紛繆企而望之

南江札記

三禮

昊天五帝　鄭康成定六天之說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唐以下謂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案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閒則曰皇皇上帝梁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乎周官而下復合乎從祀於是郊之所至爲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陳祥道謂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三山林罃曰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焉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未嘗與上帝混同也袁清容謂五帝非人帝之配耳案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月令而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並而充人掌牲牷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亨士師之沃尸及上盟皆止於五帝

祭天名數　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

爲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謂之九祭此康成之說也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以春祭謂之二祭此王肅之說也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謂郊丘不可謂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帝明堂之不可廢猶大雩之不廢也唐以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謂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爲九祭夫鄭氏之五天帝固不得爲天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祈農者重民食有求于天不得與南郊明堂比也月令元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穀於上帝鄭謂此卽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易說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曰啟蟄之郊則此未啟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大雩變禮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之書雩旱祭也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見旱之極也鄭氏謂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小序春夏祈穀之文鄭氏已疑之故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歟夫是歟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以祈穀言也孔疏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徇小序之失也袁清容定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案祈農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雩則非常祭也

圜丘　圜丘獨見於周官大司樂其本文但言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黃鍾爲宮云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不言祀天也鄭氏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地示謂崑崙此歷代祀天於圜丘所本也王肅知禘之非祀天

而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其說率雜崔靈恩亦宗鄭黜王而於郊卽圜丘之說不能正其誤陳祥道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文按釋圜丘者謂爲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錞近郊宜或有此後代國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爲之耶抑爲壇以象之耶夫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鍾太蔟爲祀天不當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太蔟應鍾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澤降神之所爲祭地之所也鄭氏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爲北辰是天神有二矣或曰圜丘祀天之說非歟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也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漢武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欲明言其事歟謂南郊卽圜丘北郊卽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大司樂之本文也朱子疑大司樂本文胡五峯非圜丘天神降地示出之語

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　鄭氏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卽社稷夫以北郊爲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謂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爲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則直謂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爲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

瓊曰此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
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
社神按召誥之社於新邑社謂后土也甫田以社以方注社后
土也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
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則郊卽后土后土卽社胡宏曰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
也故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宜
乎社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
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
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定北郊失之矣
郊祀天也社祀地也謂郊以祀地者非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
郊天不聞其祀地也用牲幣于社閒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
魯爲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方社不
莫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
亦非祀地也謂郊不足以盡地此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
此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
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告於后土是也左祖右社親地之
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
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
焉且社有等差至于州黨族閭愈降獨天子之社爲羣姓而立
耳

燔柴泰壇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
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言之實有不同鄭氏曰禋祀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于日月言實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皆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曰祭天之禮升煙於太壇奏樂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于自然之丘煙者陽

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壇按鄭氏謂禋煙也詩生民之禋祀書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釋者謂禋祭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以禋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苾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尤誤圜丘止爲奏樂之所且爲自然之丘崔說不辨而破矣果如其言從壇下掃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得謂之質矣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乎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地下者是崔說有不行也陸以自然爲丘使然爲泰壇是祀天之地有二也夫合於周官則泰壇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陸氏不知歷代祀圜丘之誤其所謂二壇者非也當以覲禮爲主而以祭法輔之泰壇雖不見他書然從古沿襲皆以壇壝爲正覲禮之壇

十有二尋周官之三壇同壝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柯之盟有壇鄭人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哉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郊之用辛也用之始郊日以至　鄭氏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祀天示先有事也葉夢得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以建卯爲日至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啟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制歟曰此魯禮也夫至日祭則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用辛是用辛者魯禮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卜從乃郊故魯以卜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然則周郊非辛歟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宅日是有疑於卜也張橫渠謂日至不必卜日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曲禮曰大饗不問卜周不用辛有本歟曰召誥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穀於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

北郊　北郊不見於經周官亦無之而獨見於鄭注鄭氏曰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是分方丘北郊爲二其說本於匡衡蓋漢高因北畤而備五帝至建始時方立南北郊衡所引祭地於太折在北郊

就陰位之說今禮記無北郊之文陳祥道知其無據也遂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祀天就陽位祀地就陰位以强合鄭說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不能釋者有二曰以血祭以貍沈以疈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既以方丘北郊爲二而後人合而爲一而不知皆非也

文集

漢魏音序

聲音宣而文字著焉字曰滋而聲亦漸轉得其聲始則屢轉而不離其宗由是審音以定義昭於制字之原則互訓反訓輾轉相訓亦屢變而不失其恉去古日遠襲舛承譌私智鑿空詁訓茫昧班孟堅云古文讀應爾雅曾謂鄙別之音讀三代古文而能通其義識其指歸哉古音至漢而一變鄭康成注詩禮多述古文古音言古者正以見當時之異讀推之於孟喜京房易章句齊魯韓三家詩傳春秋三傳後先著竹帛文字異同皆音之遞轉不僅如劉熙韋昭所釋辨車聲之如居近舍爲從漢以來之聲轉也漢人治經有師法長言短言開脣合脣音相轉而不爲一定要不離乎聲始故義相貫通至孫叔然制反語則音有所拘馴至義有所窒薛綜注張平子賦已有反語則知叔然之說在當時已屬盛行不復推求古訓沿至六朝遂分四聲之韻迭相祖述韻書日益日歧而古音微矣陽湖洪君稚存服習古訓精覈六書之學裒集遺經舊注釐以說文部分撰漢魏音四卷其言曰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此書之作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也余嘗病夫後儒

說經眯於古音而使古人之訓詁不明讀洪君撰集之書略爲申繹其義焉佳部引文選注云雉夷聲相近服虔之說也考左傳正義引服虔樊光曰雉夷也是聲相近者卽其義證以康成儀禮注夷之言尸也禮記尸陳也明乎雉夷尸之聲相轉則可曉然於爾雅雉陳也之訓矣又爾雅翦勤也郭注未詳陸農師新義以剸翦之勤爲說近人又引詩實始翦商以釋之皆强事皮傅非其正義足部引康成書序注云踐讀爲翦證以禮記玉藻弗身踐也鄭注亦云踐當爲翦是翦踐古字相通左傳踐修舊好正指勤修其禮而言非古音未由通雅訓矣說文諧聲之字徐楚金兪近從俗疑爲非聲徐鼎臣校定說文輒刪聲字卽如卷端元字从一兀聲今本作从一从兀蓋疑元之不可以就兀得聲也此書引高誘淮南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則說文作兀聲確有依據俗儒之大惑不解者亦當憬然而悟其他互相證明未易更僕而數也韓子曰沈潛乎訓詁反覆乎句讀訓詁者文字之本音聲者訓詁之原學者由漢魏之音求聲始以窮其轉斯能知三百篇之比音協句本於自然後世襲舛承譌亦有所由致匡後世之舛譌通古人之訓詁則六藝九家之傳皆文從字順而無詘屈之言成學治古文其亦有取乎此也

與程魚門書

近日撰爾雅正義略得梗概邢疏爲官修之書勦襲孔氏正義割裂缺漏視明人修大全不甚相遠如李巡九州注備載於公羊傳莊十年疏邢氏祇就禹貢正義錄其八州而不及營州蓋并公羊疏尚未寓目也今先正六書次述古義多引唐以前諸

儒之說宋人好爲新異或乖本訓取證差少三年可得成書當繕寫就正宋史亦時爲校勘事迹牴牾無論元明人著述即王氏東都事略未敢信爲實錄也新得考異一卷寬以歲月或可成編耳

與朱笥河學士書

居常繙理舊業竊見前哲傳記一篇之中立義稱名辭皆有定體惟坊記表記繙衣三篇以子云子曰子言之間代成文斲刻不一閒爲之覃靜研覈排輯倫理乃知坊記以下四篇確爲子思子所作其稱子曰者夫子之言也其稱子云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也前後四篇或後引聖言以證成其義或先述祖訓而敷暢厥旨節次相仍皆有精意其得家庭之彝訓者既具著於篇矣而於論語之撰自及門者亦取徵焉此子思子之體也先儒誤以子云爲夫子之言遂以述論語爲疑因有疑爲後時掇拾不盡純者昧於信經勇於疑古殆未之思乎四篇之出於子思不獨沈休文一人言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多引禮記諸篇惟緇衣獨稱子思子則知子思子至唐猶存而唐人勘爲之表章者全書既闕惟此四篇幸得附存於小戴之記俾洙泗淵源猶有可考儒者宜奉服之讚述之不暇而宋人反多所疑論道之不明也豈特青蒼黑之相淆亂哉鄭康成網羅大典囊括羣言惟四篇之注條理未整如葉公當作祭公顯屬傳寫之譌尙未及是正晉涵不自揆欲俟爾雅正義成書之後取大戴記曾子十篇小戴記子思子四篇別爲之注以配論語孟子孔曾思孟實謂四子大學存於戴記固與幼儀內則爲本末有始有卒者聖人之道固不可偏舉其一也伏祈誨定救其昏瞀幸甚幸

甚近又取東都事略與宋史對勘核其詳略同異先成考異一書爲將來作宋志稾本事迹牴牾未從審定彌深囿陋之慚耳

與朱笥河學士書

曰取九經正義讀之勉力爲爾雅疏其義之創獲者如咽息也引詩昆夷咽矣繇憂也引左傳不義不貳（玉篇云貳與貳同）仍得之於字書草木蟲魚以今名釋古訓惟玉篇爲可信陸羅多億必之說乏蓋闕之義愼取一二不敢盡從也九府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地闕今求其地惟鄖梁山近之職方曰正南荆山其利齒革鄭注曰齒象齒也革犀兕也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義陵縣有鄖梁山山在今辰州府土人呼爲頓家山又左傳宣二年正義引吳錄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兕沅南正今辰州地也然則鄖梁信有犀矣爾雅釋九府猶職方言九州之利祇就其方之鎮山而言之非必財利所出盡取之於山也會稽之竹箭豈可謂揚州之利悉取給於紹興之山哉又張載劒閣銘云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又似荆梁二州之山皆可稱梁山矣疑義未析伏祈進而教之

與朱笥河學士書

爾雅正義隨時編戢尚未得定本唐裴瑜爾雅注未知全書尚存否今以酉陽雜俎所引者考之如以鶋爲九頭鳥本於韓詩莫書當有可采羅存齋爾雅翼詞條豐蔚然舛譌亦復不少如子鴶之爲秭鴂一名買鶋以音相轉太史公書所謂百草奮興秭鴂先滭也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反離騷作鶗鴂字形禪變即所謂鴟伯勞也羅氏用舊說以買鶋即鶗鴂則誤矣荼雕也从

鳥不从馬有詩疏引鄭志可證而羅氏仍俗本作騅梨山爲椓枌白爲榆有毛傳及孫炎注可據而羅氏不能析言之其餘宜詳而略宜略而詳者甚夥不獨多引荆公字說爲全書之疵累也晉涵見聞淺陋又立說必本前人不敢臆決偶有所得敢質言之如翦勤也翦當作踐有鄭注玉藻可證順陳也當引坊記引君陳曰女乃順之於外但漢儒未有言者疑不敢定惟先生有以定其訓詁敬求亮察

與章實齋書

自周官之法失其傳六藝乖散校讎諸家紊而不知其統綴學之徒無所承受睹者受睫牢黠者操奇譎憪然奮筆以眩耀時人之耳目其術愈歧其迹亦屢遷其去康莊也愈遠誠得爲之安定其辭釐正其體如衡之懸如規矩之正無巧工不巧工率依倣以從事世相守以成法而罔或離畔以去也不誠六籍所賴以昌明哉足下以伉爽之識沈鷙之思採七略之遺意娓娓於辨章舊聞考撰同異校讎之得其理是誠足下之責也僕自少讀書中無條貫不能爲原始要終之學性好古訓惟思攟拾佚文求經師相傳之訓別後閉門授徒討論舊業每慨去聖久遠古義漸淪秦火而後建安以前師法失傳古書之所由散亡者蓋有三焉其一爲劉歆之移書太常而博士置不肯對也前此者則爲武帝之立博士後此者爲班固之藝文志漢興圖書尚存老師宿儒散布天下陸賈之所稱述賈誼之所誦習不必盡由齊魯諸儒所授也文帝以不世出之主表章五經旁及諸子故孟子爾雅皆得立於學官其時又有命世之才爲之彰明禮樂審定經制使賈生無鄧通之譖文帝享百年之壽博士之

業不廢古書盡出儒效用顯則柱下之藏焚而不亡矣景帝尚
刑名儒術既絀武帝號爲好儒頗引文學之士屢下詔曰禮崩
樂壞朕甚閔焉然武帝雄才多忌止取專家屏絕眾說又性好
詞賦不能宗紹經訓在廷之臣多齷齪淺隘好同伐異莫爲推
廣德意五經博士廑得仍而不廢崇尚公羊至禁衛太子不得
受穀梁抱殘守闕之弊見乎此矣夫文帝申廣厲之制而興起
者寡武帝開天下以固陋之習沿習至千百年而未有已豈不
哀哉劉歆雖以移書見嫉於俗儒猶幸得校祕書續成七略考
子政之爲七略也將以歎讚聖訓網羅羣言彙公車所徵寫書
之官所上者而各順其職分著於錄而廢有遺也故曰與其過
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此子政平日稱述之言而子駿聞而習
焉者也班固藝文志襲用其例然實有缺略不備者如子夏易

傳漢初諸儒私相傳習得上祕府遂得著於七略王儉七志尚
仍劉略之舊而班志無之是必班固因其不立於學官削而去
之也今子夏易傳僅見於李氏集解者語皆粹然無疵可信爲
聖門所授自班氏不載於志浸至散亡遂有僞造全書以惑人
者追原本始皆班氏階之厲也易傳即不出於西河書藏於祕
府亦當著於目錄辨其由來使天下後世明見其得失乃憒然
莫辨猥以不載絕之是與於絕聖離知之甚者外此若魏文侯
孝經傳賈誼左傳解詁皆先哲之緒言後人徒以漢志所無棄
而不習馴至淪亡又緯書之興始於周末盛於元成太史公首
述其言京房李尋遞推其說斷無向歆父子不見緯書之理亦
斷無見其書而不載其書之理今漢志無之是亦班固所削也
夫緯書誠多鄙別字不經之言然亦有聖人遺訓貫徹三才之

理擇而辨之可也削而去之不可也夫建武永平之時去古未遠緯書盛行孰爲周末所流傳孰爲哀平所增損當有端緒可尋盡去其籍則其書出之早晚後人何由考證焚於隋闕於唐盡亡於宋陋儒之弊等於秦人班志所載其稱凡如干家者皆刪取劉略之餘其新入者則班氏所附益附益之不當鄭樵已譏之矣又孰知其妄爲進退不詳不備之言一至於此哉足下銳志欲復七略之舊宜取劉向別錄散見羣籍者合而鈔之以存劉之遺匡劉之誤以求六藝之本原幸甚幸甚然竊有規於足下者以足下好無益之戲而不專力於論撰也歷觀古人著書覃思極論惟日不足不敢參以游移精神及於百年則傳之百年矣精神及於千年則傳之千年矣師曠調鐘知音在後賴其器之長存也赤白銑於之不

準斂審律分呂之手而不搏拊奚所望於達者之不失聽哉望及時孟進勒爲一書質前俟後傳不傳亦有命焉默待已耳僕又感於古人之書有前晦而後顯者昔年鈔錄韓詩心好薛君章句能得太傅之意爲章句者自宋元諸儒皆以爲干乘太守薛漢也讀唐書宰相世系表知爲薛夫子所撰而子漢傳其書後漢書馮衍傳注亦引薛夫子章句當得其實曾舉以告友人或曰世系多傳會之言薛漢字公子安知馮衍傳注非公子之譌乎繼取後漢儒林傳考之始知薛漢傳中有缺文當云父夫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刻本脫一夫字遂至文義不明耳薛君長於詁訓學士所宗而姓名若泯若沒雖好其書者莫克知其人能不爲長歎哉雖然薛夫子去今二千年尚有求其書知其人考其終始者是亦所謂旦暮遇之也特患力無可傳耳

書有可傳復何恨哉

上錢竹汀先生書

近思撰爾雅正義先取陸氏釋文是正文字繼取九經注疏爲邢氏刪其勦襲補其缺漏次及於佚書古義周秦諸子暨許顧陸丁小學諸書自春初即事編輯中閒登涉山水校閱試卷不免時有作輟又行笈不能多攜書籍學殖淺薄見聞陝陋粗舉大略尚未得其條理也竊意字爲子而有義物相比而爲訓原於上古達書名布方策別國殊方瞭然共喻孔子贊易公彀傳春秋凡詁釋字義多同爾雅皆自然符合非必取證於書自道術裂於周末墨子經篇體仿釋言而作義多偏駁韓子閒釋字義亦近附會蓋訓詁亡而大道隱矣孔門弟子廣益周公之書統爲訓釋微言未絕端賴此書自齊魯韓之詩亡鄭君之書不

盡傳於世古字漸稀古義漸佚今世所存經籍較郭氏所見已不逮矣況至稽兩漢諸儒之盛乎今據所見之書稍爲疏證如兼長也引詩江之羙矣見說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見玉篇穹大也引詩在彼穹谷見文選注賓服也引詩莫敢不來賓見虞翻易注謐靜也引今文尚書惟刑之謐哉見史記集解摯聚也引詩百祿是摯見說文繇喜也引詩我歌且繇見廣韻枿餘也引詩包有三枿見漢書注薆隱也引詩薆而不見見郭氏方言注翿膠也引春秋傳不義不翿見易釋文墫墫喜也引詩墫墫舞我見詩釋文訰訰亂也引詩誨爾訰訰見禮記注其得諸遺經古訓者舉類此他如省善也見皇矣詩箋及禮記大傳注諒厭也猶雜卦傳云豫怠也皆義之常行者郭氏偶未及詳今悉爲疏明以祛疑惑釋

樂注閒有闕文今取宋書相參定疏草木蟲魚祇釋其從唐以前諸儒成說證以今名如蕢爲白薇本玉篇蘢卽龍古見管子注由胡卽白蒿本大戴禮秀蔓卽蘜菟本說文徽爲鯨魚本劉逵蜀都賦注與爲鳩鵃本玉篇守瓜爲忿鼠本司馬彪莊子注鵃爲鵂鶹本郭注穆天子傳斯皆爲義之確然可徵者陸農師好穿鑿之辭羅存齋多億必之說愼而取之不敢碎義逃難强至皮傅也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注散見諸書悉爲徵引用扶微學廣異聞郭氏撰著之書今多廢缺若三蒼解詁毛詩拾遺子虛上林賦注遺文散見義有相通悉爲附入字體則以陸氏爲正惜陸氏所定之本尚有未盡者邠國當作汃國泥丘當作昆丘既不能校定俗本式從古訓釋宮曰堂上謂之跩有玉篇可據俗本誤作時釋丘曰窮礨汜通谷澈當以水經注爲證俗本誤作窮瀆汜谷者微陸氏略無考定又少證引讀者不無遺恨焉禮記及李孫爾雅本皆云魚曰作之郭本作蚔孔沖遠未審所出按公羊成二年疏引樊光爾雅注曰蚔斫也是郭氏用樊本也說文引爾雅曰汝爲涓郭本作瀆按水經注汝水東南逕奇雒城西北瀆水出焉世謂之大灊水此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也若涓水出馬耳山注灕水與汝水不相及矣郭本是也郭氏注爾雅密於注他書如言狒狒猩猩之形狀視山海經注較爲雅馴上林賦注以鸛爲鸛鶯及注爾雅復存張氏白雉之說穀白犳子注賦則詳注經則略其略也蓋其愼也前後時有疑義甚夥道遠未由執卷請益每用悵然伏祈賜以明訓啟其愚髮幸甚幸甚晉涵明歲在安慶坐館勉力爲之三年可定稿本見聞陝隘不敢爲郭氏功臣隨時編輯用備遺忘願先生

有以進之也宋史亦時爲繙閱就所見之書考其同異事迹牴牾無從審定彌深固陋之慚耳笥河學士好金石文字所至必有搜羅最古者李陽冰謙卦碑當塗縣三字三天洞蘇道源題名也最有關於史事者汪仲容墓碑瑯琊山進士小錄牟子才脫韝圖泛舟圖及采石祭張飛卿文也得之最奇者游青山東麓有短碣橫掊山脊維時宿雨初晴朝日未出從密菁中與同人捥苔剔蘚摸其字而讀之知爲淳熙二年張子顏游謝公池詩也子顏將家子刻元和郡縣志當時稱其好古今遺句猶不泯於世斯亦奇矣

附錄

先生嘗謂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簞食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文史通義

錢竹汀嘗論宋史紀傳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完即褒貶亦失實先生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欲使詞簡事增爲趙宋一代之志而才高嗜博以是累志程多年促猝不易裁南都未卒業宋志亦草稾未定其餘緒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潛研堂集文史通義

先生預修國史館中藏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閒以某事咨曰在某冊第幾葉中百不失一人咸訝之先生於明季黨禍奄寺亂政從容議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章實齋與先生書曰宋史之願大車塵冥僕亦有志而內顧梏然將資於足下而爲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僕則當如二謝

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隱虞預諸家之晉書亦備一家之學如其未能則願與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較歐宋新唐必有差勝者矣文史通義外篇

又與書曰閩足下之刻爾雅正義劇有苦心婉轉屈曲避人先勦之於口說而轉謂筆於書者反襲之於彼也足下素慎於言雅學又博奧而難竟然猶燕談所及多爲拾牙慧者假借不歸乃知風氣之儇正復何所不有是知影止一而罔兩居二三也同上

錢竹汀曰乙酉秋予奉命典試浙右斷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五策博洽冠場僉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纔逾弱冠叩其學淵乎不竭予拊掌曰不負此行矣錢大昕撰墓志銘

王蘭泉曰浙東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大節凜然及其弟子黃梨洲先生覃研經術精通理數而尤博洽於文辭君生於其鄉宗仰三先生用爲私淑故性情質直眞亮予自四川還朝始與君相見迄今二十五年見君溫溫然恂恂然初不欲以才智自矜及與之議論史事上下古今則飆發風舉凡古來政事之得失人才消長君子小人之玄黃水火莫不決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俱與三先生之說相同俾聞者咋指而歎變色而作蓋有補於世教人心甚大徒以其旁通訓詁謂方名象數之咸通草木蟲魚之多識叢冗委屑是豈足以盡君哉王昶撰墓表

阮雲臺曰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並冠一時於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二十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於學官在

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緝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先生又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譌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所著書惟爾雅正義先已刊行今令子秉華等復刊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　阮元撰邵氏遺書序

洪北江曰君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即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於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　洪亮吉撰家傳實事求是

陳恭甫曰先生高足弟子金匱孫侍郎爨都轉閩中先生之次子來游余一見之座上嘗從訪先生遺書卒不可得及侍郎以巡撫至之二年出所校南江文鈔詩鈔若干卷屬壽祺覆審將付鐫詩文特先生緒餘耳然如證鄭注周易之合雅詁辨坊本斜川集之僞跋日本五畿內志日本備圖詳敘島夷疆域據酉陽雜俎引唐裴瑜爾雅注知其本韓詩欲取大戴記曾子十篇小戴記之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即子思子四篇以配論語孟子辨子夏易傳魏文侯孝經傳賈誼左傳解詁及七緯皆見削於班氏藝文志其言多前人所未發浙東自南宋以來文獻薈集縣延五六百年勝國遺聞軼事若唐魯二王始末及抱節忠義之士往往未著竹帛爲中原耆宿所不預聞自黎洲季野謝山諸老皆曠代逸才博洽疆記轉相口授以逮於先生先生歿而舊聞絕矣　陳壽祺撰南江詩文鈔序

李越縵曰二雲撰隋書提要於經籍志譏其敘次無法述經學

源流多所乖舛如謂尚書由伏生口授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閒謂詩序爲衞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謂禮記月令明堂位樂記爲馬融所增而不知劉向別錄已有此三篇其書在十志中爲最下唐人重詞章而輕經學卽此可見邵氏所駁誠當但此志挨遺括紛源流條目斠若畫一其全體多善總爲攷古者所必不可少之書 越縵堂日記

南江弟子

孫先生爾準

孫爾準字平叔金匱人嘉慶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閩浙總督平臺匪有功事詳國史謚文靖著有泰雲堂集胡書農學士序南江文鈔云余友文靖孫公寄其師邵二雲先生集屬爲校刊梓成而文靖歸道山已十閱月矣昔文靖與余直詞館編纂全唐文共晨夕者凡六年每值夜深談藝稱述其師之學之才謂作文則操筆立成誨人則更僕忘勌未嘗不歎先生之得天獨優文靖之所得於師承者有自也文靖得師經史之學敷爲章奏得師文藝作爲詩歌得師立品之超見事之明以莅官行軍卓然媲古大臣風烈是先生之業文靖爲盡得其傳先生可以無憾獨惜斯集編排之成文靖不及一見相與札商去取之得失也 參史傳 胡敬崇雅堂文集

案章實齋之子貽選族子廷楓俱受學於南江又大興朱錫庚皆未見著作附識之

南江交游

朱先生筠 別爲大興二朱學案

翁先生方綱 別爲蘇齋學案

王先生昶 別爲蘭泉學案
章先生學誠 別爲實齋學案
戴先生震 別爲東原學案
程先生晉芳 別見大興二朱學案
阮先生元 別爲儀徵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周先生永年

周永年字書昌歷城人其先籍餘姚乾隆辛卯進士與南江同徵修四庫書改庶吉士授編修博洽貫通爲時推許其學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也學安得有案春秋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所以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爲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蕺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嘗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是陰闢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乃是陰闢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家飛伏修煉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在書館時於百家精義褒譏悉當宋元遺書多見采於永樂大典中於是抉摘編摩自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又以釋道有藏儒者獨無

乃開藉書園先生故温飽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乞章實齋爲藉書目錄之序卒年六十二身後書漸散佚論者惜之參史傳章學誠撰別傳

清儒學案卷九十九

天津徐世昌

雲門學案

雲門治算專宗中法爲古算經補草附箋能成一家言述雲門學案

李先生潢

李潢字又璜號雲門鍾祥人乾隆辛卯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博綜羣書尤精算學推步律呂俱造極微妙大學士和珅方柄政耳先生名聘爲子弟師屢出衡文五十四年以庶子主山西鄉試五十七年以內閣學士主江南鄉試五十八年督浙江學政嘉慶元年以兵部侍郎主會試復督江西學政四年和珅得罪先生亦坐降編修歸數年卒其治天算宗中法自戴東

原得古九章於永樂大典中一再傳刻校訂未盡精審先生爲作九章算術細草圖說九卷嘗曰陳其數者下學之言也知其義者上達之功也有數先有象有象皆可繪舊註所云解此要當以棊者一一顯之於圖於是東原所謂舛錯不可通者皆爲之疏解證明臚名標目而九章始有善本又以古算經九章之外最著者莫如王孝通緝古唐制以明算取士獨緝古四條限以三年誠以是書隱奧不易通也張古餘以天元一術推演細草先生謂天元一術創自宋元時人在王氏後非其本旨乃本九章古義爲之校正誤者糾之闕者補之著考註二卷以明斜亥廣狹割截附帶分并虛實之原務如其術乃止而世之習緝古者無復苦其難讀云 參續疇人傳 鍾祥縣志 東華錄 清祕述聞

重差圖序

圖九望海島舊有圖解餘八圖今所補也同式形兩兩相比所作四率二三率相乘與一四率相乘同積如欲作圖明之第取一三率聯爲一邊又取二四率聯爲一邊作相乘長方圖之自然分爲四冪又以斜弦界爲同式句股形各二則形勢驗矣舊圖於形外別作同積二方至兩形相去遼遠者又必宛轉通之皆可不必也圖中以四邊形五邊形立說似與句股不類然於本形外補作句股形則亦句股也四率比例法在九章粟米謂之今有一爲所有率二爲所求率三爲所有數四爲所求數在句股則統目之爲率劉氏注云句率股率見句見股者是也今祇云同式相比者取省易耳異乘同除則一也

附錄

九章算術細草圖說甫寫定而先生病革遺命必沈俠侯算校

乃付刻續疇人傳　九章算術細草圖說

輯古算經考註先生以橐授弟子劉衡衡屬其友揭玉鏘校刊以西法補草附圖刻行後先生甥程喬采復以先生原橐刻布李申耆爲序略曰輯古闡少廣商功之蘊而加精焉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斜解立方得兩塹堵斜解塹堵一爲陽馬一爲鱉臑陽馬居二鱉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於平地續狹斜之法無論爲塹堵爲陽馬爲鱉臑皆作立積觀其立積內不以所求數乘者爲減積以所求數一乘者爲方法再乘者爲廉法所求數再自乘爲立方即隅法也從開立方除之得所求數若繪圖於紙令廣袤相乘以所求數從橫截之剖平冪爲若干段又以截高與所求數乘之分立積爲若干段若者爲減積若者爲方若者爲廉若者爲隅條段分明歷歷可指作者之意不煩言而解先生所註於是書立法之根如鋸解木如錐畫地又復補正脫誤條理秩然信王氏之功臣矣續疇人傳輯古算經考註

先生與戴金溪共治算學志同道合以中法爲歸詣乃益進元和李四香同時精天算先生禮先之遂與齊名時稱南李北李四香久困諸生典試者欲羅致之詢先生先生曰是不難吾有策題一能對者即四香也典試者如其言榜發終不得倘之蓋以病未與試也續疇人傳

雲門弟子

駱先生騰鳳

駱騰鳳字鳴岡江蘇山陽人嘉慶辛酉舉人大挑知縣改舒城訓導讀書敏銳尤精疇人術從雲門先生學研精覃思著開方

釋例四卷自序略謂天元一術今不可詳所自西法借根方實源於此乃以多少代正員正員以別異同多少以分盈朒毫釐千里必有能辨之者又著游藝錄二卷自識略云余既爲開方釋例至於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術所未能該者輒爲溯其源正其誤不敢爲黯黮之詞以欺世張嘯山讀其書而善之謂釋例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四香開方說所未備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積求句股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率轉求兩句弦較立法紆回先生以正員開方徑求得句尤爲簡易云（參張文虎與熊其英書開方釋例　游藝錄）

雲門交游

戴先生敦元

戴敦元字金溪開化人乾隆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廣東高廉道歷江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署湖南巡撫入爲刑部尚書卒官謚簡恪先生治經不尚專家最喜天文厤算與陳靜庵羅茗香往復討論亦未嘗立一說以爲昔人之言備矣所傳者惟劉徽註九章方程新術校正數十字四元玉鑑末一問訂補十餘字（參續疇人傳陳與戴簡恪公紀略）

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序

莫若作四元玉鑑序謂河洛圖書泄其祕黃帝九章著之書其章有九其術則二百四十有六始方田終句股包括三才旁通萬有凡言數者莫得而逃焉唐立明算科九章海島共限習三年試九章三條海島一條不特陳其數且欲明其義也自時厥後算科既廢書亦不彰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梅定九諸君

子咸未之見迨吾宗東原氏與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錄出一刻於曲阜孔氏再刻於常熟屈氏而古學復興然未及盡求其解也鍾祥李雲門先生博綜羣書尤精算學推步律呂俱臻微妙於古人立天元一大衍求一正負開方諸術多所發明九章海島更多心得嘗言陳其數者下學之言也知其義者上達之功也有數先有象有象皆可繪舊注所云解此要當以綦者一一顯之於圖於東原氏所謂舛誤不可通者一一疏而通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臚名標目咸式古訓撰九章海島細草圖說共十卷亦猶劉徽析理以辭解體用圖之意也惜未寫定哲人其萎其甥陳儀部畴崋謹守遺稾延吳門沈孝廉欽侯至其家算校編輯鳩工付梓以敦元粗聞撰述緣起屬爲識其綱要於時距先生之歿已八年矣敦元既幸見是書之成復感先生之不及親覩而尤望他種陸續綴集也不獲辭而系以言

沈先生欽裴

沈欽裴字侠侯元和人嘉慶丁卯舉人篤學邃思洞精算術爲雲門先生校勘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又謂治麻演紀求入元歲當以歲餘爲奇紀率爲定用大衍術求之得蔀率此蔀率者是甲子子正初刻與冬至一會之年數也若如元術以斗分與日法用大衍術求得蔀率則是子正初刻與冬至一會之年數五周而後爲甲子子正初刻冬至也爲別立術草以課元術新術之疏密改正答數設問六則以元術推之可知者二不可知者四以新術推則歲歲皆可知又於均分梯田字校改百餘字漂田堆積條辨正命名布算立術三誤均輸一章增訂尤多又爲補海島算經細草一卷以竟雲門先生之志阮文達稱其拾遺

補闕匡謬正譌有功於前賢不淺居京師時大學士董誥知之將薦修天文時憲書先生力辭之授荆溪訓導病偏廢罷歸所自著有補玉鑑細草四冊又嘗得明趙琦美鈔本數書九章訂譌補脫老病未卒業弟子江陰宋景昌爲足成之得札記四卷

參史傳疇人傳三編

清儒學案卷九十九終